

邱
渊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言」「语」「论」「说」

与先秦论说文体



本书受到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邱
渊著

「言」「语」「论」「说」

与先秦论说文体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 / 邱渊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5
ISBN 978-7-222-05915-3

I. 言… II. 邱… III. 文体— 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0160号

责任编辑：殷筱钊 和晓玲

责任印制：段金华

书名	“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
作者	邱渊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rm.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250千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明溢彩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5915-3
定价	48.00元

尊敬的读者：若你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序

中国古代有重视文体的传统。《墨子·大取》云：“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里所说的“类”，虽不专指文体类别，但包含有区分文体的内涵。《尚书·毕命》则将“辞尚体要”与“政贵有恒”相提并论，进一步凸显了文体的重要意义。《周礼》、《礼记》等都有关于文体的记述。后人继承这一传统，对文体给予了高度重视。刘熙《释名》、蔡邕《独断》、曹丕《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志论》、李充《翰林论》、任昉《文章缘起》等，都重视文体探讨。刘勰《文心雕龙·附会》明确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也说：“凡文章体制，不解清浊规矩，造次不得制作。”吴讷更说：“文章宜以体制为先。”（彭时《文章辨体序》引）为什么文章制作必须以体制为先？徐师曾的回答是：“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文体明辨序》）顾尔行的回答是：“文章之有体也，此陶冶之型范，而方圆之规矩也。”（《刻文体明辨序》）古人之重视文体，观以上众说可见一斑。

今人也重视文体，中学语文教育中便注意区分文体，人们将全部文体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大类，而散文中又分记叙文、论说文等小类。不过，这种文体分类其实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文体概念和分类标准，与我国古人的文体概念大相径庭。这只要看看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选总集《昭明文选》的 38 种文体分类，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谓予不信，还可看看《文心雕龙》，其文体论部分论述了 33 种文体。可能有人会说，《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反映的是中国早期文体的情况，后来的文体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这话当然不错。然而，明人吴讷《文章辨体》论及文体 59 类，徐师曾《文体明辨》论及文体 127 类，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论及文体 132 类，分类越来越繁复细密。即使是清人姚鼐编辑《古文辞类纂》，也将文章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 13 类，尚不包括诗歌、戏剧、小说等文体，与今人理解的文体也仍然存在显著差别。

古人对文体的分类，可能不像今人对文体的理解这么单纯，他们往往会考虑其源流、体式、内容、风格，甚至包括其功能和用途。这样理解文体是对还是错，其实不必争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古今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古代的有些文体，今天已经不用；而今人所使用的文体，有些是古人未曾采用过的；即使是古今都有的文体，其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事实说明，人们对于文体的创造和选用，或者说某一种文体的形成和发展，肯定与社会的某种需要相联系，随着这种需要的变化，文体也会发

生变化，甚至会产生更适合社会需要的新文体。古人对文体的分类包含着他们对文体内涵的理解和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因此，我们对古代文体的研究就要对他们持一种尊重和同情的态度，要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探讨他们何以要那样细致地进行文体分类？何以会形成那样的文体观念？这种文体观念对中国古代文章制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文体思想和观念在今天是否仍有其价值？如果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及其作品，以及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文体，也许会有积极意义。

就论说文而言，这是古今都有的文体。曹丕《典论·论文》分文章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议”、“论”各为一科；陆机《文赋》所论 10 种文体，其中“论”、“说”各为一体；萧统《文选》专列“论”为一门；刘勰《文心雕龙》有《论说篇》专论论说文体，将其视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种文体；今人则将论说文分为议论文和说明文两小类。然而，论说文作为文体是如何发生的，是如何演变的，促进其发生和演变的原因和机制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并未深究。古今论说文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也似乎未能引起大家关注。如果我们能够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论说文这种文体做一番清理，看看中国最早的论说文是一副什么模样，从而为中国文体学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标本，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友生邱渊在武昌桂子山从我读博，对此问题颇感兴趣，经过多次讨论，也征求了张三夕教授、高华平教授的意见，最后确定将此问题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

然而，真正进行这样的研究，困难是很大的。首先遇到的是观念障碍。一般来说，研究者在研究中最难抛弃的是成见，即他原来已经作为普遍知识而接受的一些基本理论、定义、概念，他会觉得离开了这些东西简直无法思考。具体到论说文体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从小就接受的今人关于论说文的定义，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古代的文体，似乎那些被古人视为论说文的文体并不是论说文，或者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事实上，古人对于论说文的理解与今人确实很不一样，并且，作为文体的论说文也始终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用一种僵化的定义去衡量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一种文体，以为今人关于论说文体的定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其实，不仅对论说文体的研究是如此，对其他任何文体的研究也莫不如此，甚至对文学本身的研究也仍然是如此，古人所理解的文学与今人所理解的文学可谓不啻天壤。邱渊在研究中能够摆脱现代论说文的成见，从“言”、“语”、“论”、“说”入手，去探讨中国古代论说文体的发生，并归纳出“言体论说文”、“语体论说文”、“论体论说文”、“说体论说文”这四种先秦论说文的形式，不仅需要克服观念障碍，也是需要学术勇气的。尽管这些研究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有些结论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从博士学位论文贵在创新这一点来讲，确实值得充分肯定。这样的研究能够促进我们对古代文体的深入探讨。

其次，研究这样的问题需要改进学术方法。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人们研究任何事物总喜欢去寻找它的历史源头，并确定何者是它的起点，以此作为描述其发生

发展的事实基础。邱渊的论说文体研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这是我所赞同的。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说：“正如‘发生认识论’这个名词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认识的起源；但是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消除一种可能的误解，这种误解如果导致把关于起源的研究跟认识的不断建构的其他阶段对立起来则将是严重的。相反，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或者必须说，每一件事情，包括现代科学最新理论的建立在内，都有一个起源问题，或者必须说这样一些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如此等等。所以，坚持需要一个发生学的探讨，并不意味我们给予这个或那个被认为是绝对起点的阶段以一种特权地位；这倒不如说是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未经清楚界定的建构，并强调我们要了解这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就必须了解它的所有的或至少是尽可能多的阶段。”研究论说文体的发生也应如此，即并不是要去寻找这种文体诞生的某一个时点，或者说去寻找它的绝对的开端，而是要去清理或描述这种文体建构的历史过程，许多也许不是文体的阶段其实也成为形成这种文体的原因和机制。如果理解了这一点，或许能够对邱渊的论证方式多一分宽容，对其看似琐碎的清理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邱渊为人谦逊诚恳，勤勉笃学，不事张扬，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他下了很大工夫，也吃了不少苦。作为他的指导老师，我自然比旁人清楚。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讲上一

番此课题研究的困难，以及这篇论文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的革新，也是希望读者能够从书中得到某些启发，不致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是为序。

王齐洲

戊子岁杪于武昌紫崧·枫林上城

目 录

序/1

绪 论/1

第一章 先秦论说文体产生的社会背景/54

 第一节 言语受到重视、言语权力下移与先秦论说文的产生/55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觉醒及立言思想形成与先秦论说文的产生/60

 第三节 政治斗争、教育的发展与先秦论说文的产生/66

第二章 “言”与先秦论说文体/73

 第一节 甲骨文中“言”的内涵及其文体萌芽/73

 第二节 春秋以前“言”的内涵——与教令和格言警句相关的“言”/82

 第三节 春秋时期“言”与论说文/94

 第四节 战国时期“言”与论说文体/116

第三章 “语”与先秦论说文体/144

 第一节 春秋以前“语”的内涵/144

 第二节 春秋时期“语”的内涵及语体论说文/149

 第三节 《国语》的特点及其论说特征/163

第四节	从《国语》与《左传》用诗对比看其论说性/184
第五节	《论语》、《春秋事语》的论说特点/196
第六节	《语丛》、《语书》、《汲冢琐语》及“语”论说性的消解/203
第四章	“论”与先秦论说文体/211
第一节	先秦时期“论”的内涵/211
第二节	先秦“议”的内涵及“论”与“议”的对比/220
第三节	先秦“壮不议论”的内涵/229
第四节	战国时期“论”与论说文(一)——论体论说文/234
第五节	战国时期“论”与论说文(二)——《吕氏春秋》及其《六论》/250
第五章	“说”与先秦论说文体/261
第一节	春秋以前“说”的内涵/261
第二节	春秋时期“说”与论说文/267
第三节	战国时期“说”与论说文(一)——《墨子·经说》/275
第四节	战国时期“说”与论说文(二)——说体论说文/282
第五节	战国时期“说”与论说文(三)——《储说》和《说林》/296

- 第六节 《汉志》“小说家”考辩及小说文体
的嬗变/303
- 结语/327
- 附录一：先秦文献思想形成或成书时间述略/336
- 附录二：“言”的本义探考/356
- 附录三：西周、春秋时期的“言”教育及“言礼”
教育/383
- 附录四：《墨子》“经”“论”之分与《墨子》
论说文/399
- 附录五：“连珠”文体及其与《韩非子·储说》
的关系/412
- 主要参考文献/426
- 后记/446

绪 论

一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任何具体文体研究都是整体文体研究的一部分。为了了解先秦论说文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也为了了解先秦论说文体研究的历史背景，有必要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 中国古代对文体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有关文体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散见于古代文献中的散论。这种讨论文体的语言零星地出现在古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虽不以专著形式出现，但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第二种研究体现在古人整理的文集和编撰的各种文选中。整理文集或者编撰文选必然要对文学作品分类，古人对文学作品的分类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文学观念，也体现了古人的文体观念，甚至其本身就是文体分类学的结果。郭绍虞甚至说：“文体分类的开始，由于结集的需要。”^① 话说得有些绝对，但不是没有道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

理。第三种研究体现在研究专著中。这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学理论专著，其中涉及文体研究。另一种是专门研究文体的著作。另外，有关文体的研究还体现在一些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或个人传记等内容中。这些历史著作涉及对历史上存在的文献进行著录和分类，而对文学作品的分类往往涉及文体问题，这其中的文体研究比较集中，和散论不同，但也不是研究文体的专著。

下面将按时间的先后为序，将古代几种研究文体的情况放在一起讨论。

《尚书》的《商书》和《周书》中的作品主要产生于商周时代，其中已经有了“誓”、“诰”、“命”等不同的篇名，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虞夏书》中有“典”、“谟”等篇名，这种篇名的不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不同文体的认识。《诗经》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的春秋时期。《诗经》的内容被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按照一定标准对诗歌进行分类。同时，人们将当时存在的诗歌和散文分别归类，也反映了人们的文体意识。

《周礼·春官宗伯》云：“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釐，四曰禁，五曰攻，六曰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许慎（约 58—约 147 年）《说文》释“祝”云：“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

省。”段玉裁注：“此以三字会意，谓以人口交神也。”^①因此，“祝”指祝文或祝辞，是人和神交流的语言。顺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是几种有不同祭祀目的的祭祀，汉郑玄注：“顺祝，顺丰年也。年祝，求永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灾兵也。瑞祝，逆时雨、宁风旱也。筴祝，远罪疾。”唐贾公彦疏：“云‘掌六祝之辞’者，此六辞，皆是祈祷之事，皆有辞说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辞。”郑玄又云：“类、造、禴、禁、攻、说，皆祭名也。类祭于上帝。”^②这样说来，类、造、禴、禁、攻、说等也是不同的祭祀，在不同的祭祀中，祭祀者采用的祭祀语言的方式极有可能不同。

对于“祠、命、诰、会、祷、诔”，郑玄注：“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盘庚将迁于殷，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会，谓王官之伯，命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春秋传》曰，铁之战，卫大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破骨，无面夷，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若此之属。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传》曰：

^①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影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8—809页。

‘孔子卒，哀公诔之曰：闵天不淑，不憇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或曰诔，《论语》所谓‘《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郑玄又云：“玄谓一曰祠者，交接之辞。《春秋传》曰‘古者诸侯相见，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辞之辞也。会，谓会同盟誓之辞。祷，贺庆言福祚之辞。”^①从上面郑玄的注可知，祠即辞，是辞令，是交接之辞，即外交辞令；诰与同《尚书》之诰；会是会同盟誓之辞；祷是贺庆言福祚之辞；诔是称述死者功德之辞。对于“命”，《论语·宪问》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宋邢昺疏：“命，谓政命盟会之辞也。”^②因此，这六种用途不同的所谓“六辞”则毫无疑问可以看作六种不同的文体。

《礼记·檀弓上》云：“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后来，县贲父和卜国皆战死，鲁庄公“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这里提到“诔”的产生、性质和用途。《礼记·曾子问》云：“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这里对“诔”的使用范围作了说明。

《礼记·祭统》载：

① [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9页。

② [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卷十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10页。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故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蒸彝鼎。’”此卫孔悝之鼎铭也。

这里对文体“铭”的概念、用途、性质、特点都作了介绍，而且举了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刘向（约前77—前6年）编撰的《楚辞集》将楚辞编在一起，表现其对楚辞文体的认识。

班固在刘向《别录》、刘歆（约前53—23年）《七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将书籍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几种类型。在“诗赋略”中又将屈原等赋作者的作品归为一类，后人统称为“屈原赋”；将孙卿（荀子）等